

# 史学研究网

—— 史学理论、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研究

| 首页 | 学术信息 | 史学理论研究 | 史学史研究 |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 | 海外看中国 | 书窗、书评 | 报道、随笔 | 联系我们

▶ 您现在的位置： 史学研究网 >>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 >> 海外中国学家 >> 正文

今天是： 2008-12-2

☞ 葛兆光：域外中国学资源的中断与接续——谈马伯乐论著中译本

热

## 葛兆光：域外中国学资源的中断与接续——谈马伯乐论著中译本

[ 作者：葛兆光 转贴自：文化报 2007-11 点击数：558 文章录入：teadmin ]

被捕后的马伯乐被关押在巴黎附近的一所监狱，半个月后，在德国人转移货物的最后一辆火车上，他和七十多个难友一道被押送到德国，五天后被送到布汉瓦尔德的集中营。

据说，有一个人曾经在马伯乐的最后一刻见到他，在集中营里的地下，学者尽管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但还是兴致勃勃和朋友谈起远东的经历。一天（一说15日，一说17日），这位对东方语言、历史和宗教都有着出色研究的学者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这时，离美军解放布汉瓦尔德，仅仅差一个月。

这是一个学术史上的悲剧，也是一个中国学领域中难以估计的损失。

—

1944年7月，法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4）在法租界陷中的巴黎艰难地从事他的中国学研究，他十九岁的儿子却为反抗德国法租界地下抵抗组织，27日，在完成一次极其危险的任务时，被盖世太保追踪，他侥幸逃脱，但是，盖世太保却发现了他的姓名和住址。第二天，当法兰西学士院将要举行周会时，学者们发现，院长马伯乐却没有来，因为在这一天早上，他一道被德国人逮捕。

文雅的学术在粗暴的权力面前，没有任何抵御的力量。被捕后的马伯乐被关押在巴黎附近的一所监狱，半个月后，在德国人转移货物的最后一辆火车上，他和七十多个难友一道被押送到德国，五天后被送到布汉瓦尔德的集中营，他们穿着从死囚那里捡来的衣服，饥寒交迫，在冬日的严寒里被迫进行各种劳动。1945年初，也就在布汉瓦尔德集中营，他终于病倒了，拿惯了笔的手已经握不住十字镐，在书斋里深思熟虑的学者住纳粹的摧残。据说，有一个人曾经在马伯乐的最后一刻见到他，在集中营里，消瘦憔悴的学者尽管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但还是兴致勃勃和朋友谈起远东的经历。三月中旬的一天（一说15日，一说17日），这位对东方语言、历史和宗教有着出色研究的学者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这时，离美军解放布汉瓦尔德，仅仅差一个月。

这是一个学术史上的悲剧，也是一个中国学领域中难以估计的损失。马伯乐在书桌旁，却倒在法西斯集中营里，这使得法国的东方语言、宗教和历史研究

一个卓越的领袖人物。在法国的中国学家中，马伯乐堪称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戴密微给他写的传记说，他出身在一个学术世家，他的父亲是埃及学家，他的历史研究者，他曾经在河内的远东学院研究多年，其间到过中国考察，然后到巴黎向中国学家沙畹学习，他的研究领域很宽，仅仅在这部译文集中，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研究不仅涉及中国古代的思想和宗教，也涉及中国古代的地理和历史，而且涉及西亚的历史、风俗和语言。

## 二

我没有能力全面评价马伯乐的研究，这里主要是从我稍稍熟悉的道教研究谈一些感想。我最早接触马伯乐的著作，就是因为研究道教史。他关于道教的神祇、道教的技术方法的研究，可以说，开创了道教研究的新局面，而他的学生戴密微（Paul Demieville, 1894-1979）于1971年整理出版马伯乐的《道教和中国宗教》，更是影响了一代道教学者。

在早期有关道教研究的领域中，如果简略笼统地说，那么，日本学者的长处是文献，中国学者的长处是历史，而法国学者的长处是对佛教和道教的宗教性有综合把握。法国人对于道教的现代学术研究兴趣，也许可以追溯到1911年魏特夫《道藏书目》，和1919年沙畹关于泰山投龙简的论著，尤其是后者，这部以考古学为中心的研究论著，关注到了道教人物、经典和思想之外的仪式、方法和场所，显示了综合传教士传统、欧洲历史学方法和现代人类学意识的法国道教研究的新方法。真正使法国学界对中国道教的研究形成新典范的人物，却是马伯乐。自二三十年代，日本的妻木直良、小柳司气太、常盘大定，中国的傅勤家、许地山、陈寅恪、陈垣开始以现代学术方法研究道教史的同时，他却以法国中国学的方法，法国学术界的特有思路，对道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马伯乐从西周和东周的宗教信仰差异开始进入他的论述。首先，他指出，周代宗教信仰比如对皇天后土、先公先王和先祖，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是东周以后诸侯强大，形成地方性的和类别性的信仰和仪式，二来百家蜂起，各自将信仰理性化，反而对神秘力量的崇拜成为边缘和下层，大行于民间，并成为后来道教的重要资源。其次，他介绍了中国民间信仰的各种神鬼谱系，最高神如玉皇，自然神如雷、电、水、火，管理地方之神如五岳、城隍、土地、灶君，职业神如孔子、关羽，个人休咎之神如北斗、观音、财神、瘟神，死后世界诸神如阎王、地藏等。马伯乐对中国神鬼世界的特点是与人间世界相仿佛，是帝王政治的影像和模拟。接着，他介绍了古代中国和近代印度支那半岛上的泰族的社会和宗教，这一部分显示了马伯乐对历史和文化的熟悉，也暗示了他对古代中国研究的一个取向，一是要扩大研究背景，因为很多中国的东西都和周边有关，二是要用另一空间现在还存在的来证明此一空间已经消失的历史，三是对于道教史有宏观的把握。而下面几章，谈了道教史，道教的起源、道教的历史、修炼、仪式。最后的“西历初几个世纪的道教”一章，是在马伯乐遗留下来的大量讲演稿、笔记和卡片中，由戴密微整理的。它不仅涉及了道教的神、道教的组织、道教的仪式，和佛教与道教的关系，而且涉及了后来道教研究领域的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在他这里都已经开始讨论了。

## 三

马伯乐的成就当然不止是道教的研究，当年高名凯教授在他去世以后，曾在《东方杂志》中曾经说他，“学问渊博，于中国古史、语言、宗教、天文、哲学、术数无所不通”。他的著作《中国上古史》（La Chine Antique）曾获儒莲奖金，《唐代长安方言考》

(Le Dialecte Tch' ang-ngan sous les T' ang) 实出高本汉《中国音韵右》，这里提到的《唐代长安方言考》，已经由中华书局翻译出版，这很让学界当时综合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路数，也让我们了解，何以中国当时最好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这部译文集里，还收录了当年冯承钧翻译的《汉明帝经事考证》和新翻译的《道教与中国佛教初兴》，反映了当年道教史研究、研究相互纠缠的状况，早期欧洲和日本道教研究，常常是因为研究汉魏六朝不讨论佛道交涉，而促进了道教史研究的；这部译文集里还收录了关于道教的一篇论文和关于早期天文学的一篇论文，反映了法国中国学家对于中国的理解到“轴心时代”的取向，也体现了马伯乐对于“古代中国”作总体研究和中心；而《公元前四世纪的齐王编年史》、《汉代敦煌文献》等论文，则体现了学界，除了像葛兰言那样有一个借助人学、民族志的方法重新理解和解释传统以外，仍然有像沙畹这样继承了精通和熟悉文献，从传世典籍与考古文献掘历史的旧传统，正是这两个传统的交融，才构成了法国中国学现在的风格。陈胡三氏时安南国之政治地理》、《秦汉象郡考》、《唐代的安南都护府》等论文，不仅体现了他对历史上疆域“移动”的中国的理解，也反映了他对“周边”的映证的思路，当然也让人想到他在越南生活和观察的经历。

#### 四

六十一岁的马伯乐早早死在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学者的命运就是这样，竟抵御不了政治权力，纸的书本也绝对不是铁的枪炮的敌手，烽火连三月，更短，铁骑下长安，就不得不携妻带子落荒逃，更不必说刀斧加于颈项了，学题再从容赴死的阿基米德故事，多多少少有些想象的意味和自励的作用，脱俗，也得有一个安全和温饱的环境，战争对于学术就是一场灭顶的灾难。

不过，除了战争的摧残之外，有时候因为某些其他原因的遗忘和忽略，学术史的遗憾。虽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学界对于法国汉学就并不陌生，冯承钧曾经翻译过马伯乐的若干著作（当时把马伯乐译作马司帛洛，这里收集沙畹也曾翻译了另一个和他同时代，和他颇有瑜亮情结的法国学者葛兰言的《中国的舞蹈及传说》（此书把葛兰言译为格拉勒，非全译本），但是，后来在中国学界对于这些法国早期汉学家的研究却越来越隔膜。隔膜造成了彼此的忽略，也带来了学术史上的资源短缺和思路滞塞，恰成对比的是，在日本却对中国学家对法国的特别好感（很多日本中国学者都曾在法国留学或访问，许多类似日法会馆这样的机构，法国远东学院专门编纂佛教研究著作的《法苑珠林》也一直在京都），法国汉学常常是刺激他们学风变化的资源。仅仅在道教研究方面，不仅像吉冈义丰很早就和苏远鸣（Michel Soymie）合作编辑了四册《道教研究》是马伯乐的《道教》，经川胜义雄翻译后，不仅被收入风行一时的平凡社《东洋文库》，而且在短短若干年中就印刷了十几版。就连他关于六朝道教合气之论，也由持田季末子翻译为《道教の养性术》一书，1983年由东京セリカ社出版。特别注意到，1968年，第一次道教国际会议上法国学者提出了道教研究的一元论研究重心应当围绕着道院制度、道教与异端、道教与现代化、佛道关系、道教与艺术、道教在政治史上的意义、来世观念、降神术、意识中的道教、道教内的相互关系、思维模式等主题上，事后看来，这个建议显然对道教研究界的转向，发生了深刻影响。

学问是一个长久的事情，来自外国的知识，并不是像时装那样越新越好，回头看看早期研究，也会发现一些看似陈旧的论著，却有变新的意味，旧的或许能够越过时间的断裂，构成学术思路的链接，再读马伯乐的著作，也许就

这本书的翻译,也觉得颇为有趣,这里既有冯承钧先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翻过,也有翻过了一个世纪的年轻学人新近翻译的若干篇,新旧翻译之间,竟然隔了百多世纪,这让人想到,学术史上也许不仅有持续不断的薪火相传,还有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重新找回中断的记忆,接续旧有的资源以补上新课的时候。

(马伯乐论著中译本之出版,由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策划,丰译)

- 上一篇文章: 巫鸿: 张光直师、哈佛与我
- 下一篇文章: 荣新江: 仓石武四郎日记中的陈寅恪

[【发表评论】](#) [【告诉好友】](#)


#### 最新5篇热门文章

- 《苏渊雷全集》出版发行[90]
- 石剑锋: 李学勤谈清华竹筒[97]
- 沉痛哀悼瞿同祖先生[125]
- 施坚雅教授逝世[176]
- 兔平清: 施坚雅乡村市场发展模...[101]

#### 最新5篇推荐文章

- 《史学研究网》寄语[4032]

没有相关文章

 **网友评论:** (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没有任何评论

[| 设为首页](#) | [| 加入收藏](#) | [| 联系站长](#) | [| 友情链接](#) | [| 管理登录](#) |

2004-2007版权所有: 史学研究网